



雪竹图

□米丽宏

冬天,有竹绿着,心就有指望,沉静得很。温度再怎么严酷,情愫都不会上冻。

住所附近的蓝天公园,有数亩竹园,在北方,算是有些规模了。走在竹园旁边,最爱看翠竿斜斜起风处,一簇簇绿色的“个”,上下左右,跳动挤擦,弄一派潇潇窸窣之声,如天籁回响,如宋词低吟,让人清心明神。

下雪后,竹林变作另一番气象。竹枝竹叶上盖了雪,斜斜枝干上负了雪,地面上也积了深深的雪。竹白,雪青,绿上覆白,白中透青,竹枝掩映,浑茫不分。时时有竹不堪重压,垂头卸下一头的雪。“噗通”一声闷响,竹竿回弹,引起竹林连锁反应。此起彼伏,雪雾腾空,成了一片交融的所在。

竹林刚刚平静,又有三两鸟雀,斜插过来,落在高处竹竿上,摇得雪花四散,下坠如落英。飘飘洒洒落下时,雪花闪出碎钻的光。鸟雀被飘雪一吓,展翅腾起,由此枝跃上彼枝,又有一团团雪“噗噗”下落。

公园工作人员常挥动长竹竿,一处处去捅落竹上的积雪。积雪捅落的一瞬,竹子弹起,继而又歪斜着倒过去。它们需要一些时间来修复自己。

雪,于竹而言,到底是一种成全、一种映衬,还是一种磨折?心念一竿竹,此物惹我思。我若为诗人,会怎样去吟唱?我若擅丹青,如何去描摹?雪中竹,端的是冰霜气骨玉精神,可它们的精神之绿——在超越时间的境界里,那一派生命的天真,怎可忽略?是的,人们赏它,它如此;没人赏它,它亦如此。它的风神,是自本自根的本源力量,断不会期待外在光芒来照耀。

我由此生发了兴致,夜晚去网上扒出几幅“雪竹”图来斟酌。徐渭的《雪竹》中,翠竹两杆,竹叶数片;乌云密布,危石将倾,而劲节直杆,挺立雪中。雪的袭击、石的压迫,分明是竹与外力的不屈对抗。

“扬州八怪”之一高凤翰的《雪景竹石图》中,湖石罩雪,皑皑白雪中,高竹枯草,随风摇曳,白雪覆盖下的几枝竹子,反倒生机盎然。

当代画家孙其峰的《雪竹图》,多有昂扬勃发的生命意趣,厚雪也掩盖不得。尤其是竹间小雀,灵动活泼,宛如白天所见蹬翻雪枝的那一二只。

我不得不叹服这些丹青妙手的智慧,他们悟透了竹之“存”与“不存”,笔下才会洋溢着鲜活的生命力。

想起苏东坡因竹做的选择: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真有林下萧散、沂水舞雩之风。其实东坡画竹,也是很出色的。史料载,1084年的一天,朋友郭祥请他到家里喝酒。苏轼少饮辄醉,于是画画——别拿纸了,我看你家的粉壁就挺好,我就在墙上画。画完题诗:“空肠得酒芒角出,肝肺槎牙生竹石。森然欲作不可回,吐向君家雪色壁……”

苏轼画的墨竹,竹竿自下,一笔而上,然后点缀竹节、枝叶。跟别人逐节刻画的方式迥异,他说:“竹何尝节节而生?”他还用朱砂画红色竹子,别人问他:“世上只有绿竹,哪来的朱竹?”他答道:“世上也没有墨竹,为啥就不能有朱竹!”

我觉得,苏东坡突破了竹之表象,更深刻地领悟了竹子之魂。

白雪覆盖,翠竹寒碧。这或许是生命中一种至高快乐吧。晴日暖开去,时雨泼开去,月光照开去,霜雪落开去,不管外界环境如何,我自是竹。那饱满的生命内涵,那被严寒拓宽去的生命境界,实在是一种本色。是啊是啊,我之视竹,如竹之视我,一任其真,一任天然。我与竹,与这世界,有情有格,皆在大雪覆压时。

冬日暖烘烘

□朱宝珠

冬至一过,天气忽地变冷,于是晒太阳成了人们的最爱。这时只要天气晴朗,天上有红猛日头,我的心情准会格外舒畅。

虽说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住宅小区里,开阔的空间不多,但钟爱晒太阳的人,总能千方百计找到晒太阳的地方,尽情享受冬日暖阳。

阳光和雨水一样,在不同场所产生的效能是不一样的。雨下在河里,是鱼儿畅游的水;滴进土里,是滋润禾苗茁壮成长的养分;落到粪堆里是庄稼的肥料。阳光亦然,要看阳光从何方照射过来。阳光照进十层、二十层高楼,无遮无挡,洋洋洒洒,光芒四射,主人家可在朝东朝南方向的阳台或房间,舒舒服服地接受冬日暖阳的眷顾。

能晒到冬天的高楼暖阳,也算得上是高品质的享受。美中不足的是,这阳光不是裸光,它是从厚厚的玻璃层中透过来,且带着刺眼的玻璃亮度。玻璃窗挡尘、挡风、挡雨,显然也隔热、挡冷。通过玻璃照射进来的阳光,不是原汁原味,像穿着铠甲,蒙着薄薄的面纱,阳光打了折扣。晒太阳时,眼睛对着明晃晃的玻璃窗,时间久了,难免头昏脑胀,当然比不上野外的自然阳光。

我家朝北窗口对面,有一排朝南、临大路的车库。冬天是晒太阳的好去处。上午九点左右,

三三两两的老人有的正襟而坐,有的侧坐,在太阳底下,开心地聊着天,满足的笑容,充满眉宇间。下午太阳被高楼挡住了,她们转移到南大门右侧的墙角下,继续上午的内容,晒太阳聊天。年年如此,似一队移动的晒太阳大军。

冬天最奇丽的晒太阳场景,是在乡下大雪后初晴的午后。天空瓦蓝瓦蓝的,一丝风都没有,村人在大墙下、檐顺口、堂沿门口晒太阳。暖阳晒得人浑身热乎乎的。房瓦上是积雪,屋檐下悬挂着一枚枚透明冰凌。这些被宁波孩子称作“沉糖”的冰条,经太阳一晒,慢慢融化了。雪水由开始时的小小一滴,随后大滴大滴地滴下来。村子里的屋檐齐滴水,窜来窜去的孩子们头发是湿的,棉袄是潮的,鞋底湿漉漉。雪水滴滴答答,这样“晴天下大雨”要持续好几天。这时,屋顶上的积雪化得薄薄的了,有的地方露出褐色的瓦片。太阳落山,气温又降下去,背阴处的雪还是厚厚的。在这样的背景下晒太阳,感觉是暖暖的,但心绪被齐刷刷的滴答声生生扰乱。

一生中,最难忘、最舒心、最惬意的晒太阳的地方,是在阿姨家的大草蓬下。草蓬,顾名思义是水稻收割后,把稻草叠起来形成的大草垛。阿姨家草蓬直径约4米,高约5米,草蓬呈大圆柱体,顶上尖尖的,像戴着一把硕大的雨伞。草蓬也是农家的财富,一日三餐的柴火靠的是草蓬。农村人都晓得,稻草易燃,

有火灾隐患。过去农村,常有放炮仗或顽童玩火引起火灾的教训,草蓬往往叠在远离木结构房子的地方。农村包产到户前,稻谷归集体所有,稻草除了喂耕牛留下些,其余也是分给各家各户用的,所以草蓬是村头的一道风景线。

那年,姨父把草蓬叠在厨房门口的大墙边空地上,这是破天荒头一回。腊月里我放寒假去阿姨家,姨父把大圆桌放到草蓬脚下,一家人边晒太阳边吃中饭。冬天里多数日子刮的是西北风,而草蓬和厨房大墙,正好挡住朝西朝北两个方向的凛冽寒风。温暖的阳光直洒下来,晒得我浑身暖融融,胃口大开。大草蓬沐浴在阳光下,散发出新鲜稻草特有的淡淡的清香。大草蓬吸引大人小孩,也引来狗狗猫猫和老母鸡。

姨父喝了点酒,被暖阳晒得昏昏欲睡,干脆从草蓬中发(取)了几把(捆)稻草当铺垫,倚着草蓬打瞌睡了。老黄狗和小猫咪远远地趴着守望姨父,两只老母鸡争抢扒拉稻草中遗漏的谷粒,饱了,悠闲地进草堆下蛋去了。姨家邻居从窗口探头凑热闹,兴未尽,也来晒太阳嗑瓜子聊天。

古人把晒太阳称负暄,“负暄而乐”,意思是晒太阳很快乐。这个词语文雅且有典故。我们在草蓬脚下晒太阳,土气、粗野,上不了台面,却舒适、率真、惬意!多少年过去了,我的心里还会溢出满满的欢喜和幸福来,草蓬没了,冬天的太阳温暖如故。

第7257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